

集部

定山集卷七

明 莊昶 撰

序

壽大司馬王公介菴七十序

有大付託之天必有大負荷之人有大負荷之人必有大感通之天此自然之理有不可誣者在昔堯舜禹湯文武之時天欲平治天下也謂天下之大可一人有不

可以一人治苟不得人以共理之天下不可以平治也於是付之皐陶付之稷契付之伊傅付之周召厥後漢唐宋之時又付之丙魏房杜付之司馬光付之韓琦付之范仲淹富弼是時諸聖賢之臣知天之所付託在是也又各能極其負荷之重而不負焉有是天者未嘗無是人也天以其能不負所付託也於是與之以桓圭袞冕高牙大纛無少吝惜使之出入將相各極其榮盛而又享之以期頤耄耋雖至於老而不衰有是人者又未

嘗無是天也天人之所以相感通者豈有他哉蓋以天下大器非有非常之才力兼萬人者莫克舉之而非常之人又不可不以非常待也今我聖天子左右之臣有克大負荷天下大器相與感通於天者若南京叅贊機務大司馬三原王公豈非其人哉公以戊辰進士出入侍從受知列聖幾四十年朝廷繫其重輕天下以為安危君子頼之得以自安小人畏之而不敢肆天下之士無貴賤無小大莫不熟公之德知公之名望之為泰山

喬岳仰之為青天白日也始公之來南京也舊邦之人各相自慶謂如東人之得周公西土之得司馬温公及其去也莫不咨嗟嘆息如赤子之失慈母而於再至又皆歡忻踴躍以為天不棄我民而使我公之來得以終其惠也至於鎮撫南詔廵撫南畿莫不皆然而退休巖壑之人如張東白者至為中流砥柱圖賛以寄誇美而景亦有和魏野上冦萊公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之詩以頌公而景仰之無已公何以得此於天下哉是皆

天以我列聖為堯舜為禹湯為文武而慭遺是老俾之以輔成唐虞三代之治故也不然何以有此萬人之英克大負荷天下大器而挺然不拔如公者哉昺嘗聞公之名觀公之大私竊念之以為天人之理雖至相合然亦不苟合也而公之於天夫豈無有以為之大哉往年公巡撫江北昺始拜公於江浦今又得拜公於南京公不以昺為不肖每見必與之坐以論古今天下之事昺聽其論議叩其學術公之大者莫過於誠故公於天下

之大計無一言一事不出於誠也記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矣又曰至誠無息無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公之誠至於如此是宜德望愈老愈重功業愈老愈大福禄壽考愈老愈尊而公所以有是天者有以為之大也以公有以為之大也則為稷契為臯陶為伊傅為周召以及司馬韓范之得於天者夫豈徒然哉

今年公上章求去聖天子以公元老不可一日去朝廷勉留如成王之留召公者公不可辭十一月十八日公初度也公之子某求諸名公卿詩以為捧觴之圖䏻為大軸不可無引因駕部主事某以命諸彔公之壽葢天付之享之以期頤耄耋而命之以福我天下之民負薪傴僂之夫何敢贅一辭哉然以其請也猶得以致夫天與公之大於一言間者亦彔私竊景仰之意得以因是而少見也

壽張處士序

張處士克正者予里中父執也與予父交予父少處士十二年以凡呼處士凡里中歲時伏臘秋報春祈未嘗不在或行坐或飲酒處士先而予父後長衫巨袖揖遜雍容人見之莫不嘉賞以為一家兄弟不是過也頃予父患風攣不出門者五年處士見予未嘗不問予見處士强健踰昔亦未嘗不盡然内傷以思痛予父也予父之齒少於處士而其衰老反在處士之前其故何耶以

為天也夫天至公不私於人天不可誣以為自擽之有
不同而强衰視之處士人爾固不知所謂神仙久世之
術而予老父亦非輕冒寒暑之人而亦不可以厚誣於
自擽此果何哉以予觀之祇自痛也處士生四子曰麟
曰龍明經為儒者曰鳳曰夔居貨財為商賈養志承顔
甘旨罔鈌朝夕之間而處士之心固恬然而樂熙然而
處也而予老父則甚不然予苟升斗之祿於朝北馬南
轅陟屺陟岵殆無虛歲而乃以垂白之親屬之孱弟而

甘旨之奉雖曰罔缺然視麟輩之所以奉處士者終不如矣予父奚以不衰而處士奚以不强耶予父之衰者予之罪也古人以親在不仕予始未之思耳褰裳出門所為幾何往昔之非悔不及矣今予老父雖在牀席猶幸未至於困予當上書闕下懇血竭誠願乞終養明天子倘不加罪而得所請焉而予老父藥石之餘殆將平復得以復從處士之後一日二日之間麟率麟弟吾率吾弟相與聚二老於一庭稱觴戲綵拜舞蹁躚以終百

歲則予之願始畢而予之罪始可以贖其萬一矣不知其何如也處士初度友於麟者請文為壽予敢一道其私處士厚予父者亦固其願也遂書以獻

送掌教歸養序

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時而已矣時可仕也則仕時不可仕則不仕惟其時也故仕非苟祿不仕非忘世然亦有時可仕而不仕時不可仕而仕者又不可執一論也夫時可仕矣吾病焉不能仕有他故焉不得仕則又不

可仕矣時不可仕吾則貧無以為養罷無所於歸則又不可不仕矣世之論人者取其跡而或不知其心守夫經而或不知其權執於不仕或以苟祿加於仕執於仕或以忘世加於不仕嗟夫傅説之版築呂尚之釣渭果忘世哉孔子之嘗為乗田嘗為委吏果苟祿哉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三衢吾先生之在京師與今翰林編修楊維立劉景元齊名學者日望其大魁天下先生竟以親屈來掌江浦教事既五年復恐他日致有子路

風木之悔遽白所司具行李買舟卜日東歸江浦學者又不能一日留也是先生之仕非苟祿而不仕非忘世出處正大去就分明人孰加矣先生之在江浦予方築草亭清江之上閉門卧病不與世接先生每不以予為不肖朝至夕往與予髙坐危言談論終日病體忘倦予不知為主而先生不知為賔也予所得於先生教者豈可指計然予之不仕病也先生之不仕親也病也自為親也豈自為哉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先生出處去就人或可同而其為親之故又非他人之所能同矣先生將行予懼人無以知先生而將謂其忘世也又以人之無以知先生為親之故而非人所能同也故發憤為衆人一道然予久處荒寂寡學無徒先生行過蘭溪見吾德懋先生出此論之以示可否又一教我

迎養詩序

曹人徐君居仁以進士來尹句容既閱月慨然嘆曰吾

親居曹君祿不能逮其親吾何心哉遂卜日走使迎養於曹其親樂甽翁亟思見其子也亦慨然就道將及治居仁廵行阡陌忽心動遂叱其馭還果迎翁境上翁乗車居仁御父子懽動顏色邑之老穉聚觀道左莫不嘆賞稱頌以居仁之能迎養其親為孝子也其能詩者又皆形諸咏歌以頌其孝一時父子之樂何如哉定山居士莊某聞而嘆曰世之忘其親以趨君祿者比比皆是居仁食有邑而能惓惓不忘其親可以為孝子矣然孝

有大有小譬之焉江河淮海一水也海則水之大觀水於海而他固可畧也居仁迎養其親孝己亦豈無大於是者哉昔孔子以德為聖人為舜大孝又以善繼其志善述其事為武王周公之達孝夫舜為聖人不可加矣善繼善述果何事哉文王聖人也武王周公之善繼者繼聖人之志善述者述聖人之事是孔子以聖人為孝子矣夫天下後世何信信孔子也人之疑者又曰孝不過能養而已定省色難而已過為異行者又不過割股

廬墓而已孝子何取於聖人哉嗟乎是知其小而不知其大者吾惑也且吾之有身受形父母既有此形則有此理既有此理則吾之所以備萬物者此參天地者亦此使吾身有一理不盡則仰愧於天俯怍於人吾於父母之形為徒受矣尚何取為孝子哉故為孝子者惟恐其不能為聖人也能為聖人則天下之理無一不盡而於父母之所以與我者為不徒受不求養而自無不養不求孝而自無不孝已為聖人而吾之父為聖人之父

天下後世必曰某之父某之子聖人之父亦萬世聖人萬世矣孝子之大孰有過於此哉居仁之孝知夫大者當不止於能養而已也詩既聯為大卷邑之諸生周天慶者求予序予將進居仁於孝之大者遂以聖人告之今之世以聖賢為諱久矣凡言聖人者不以為迂輒以為怪然告人者不可不盡迂與怪何加損於我哉敢書此卷末以為知者道

安遠陳大尹挽詩序

天地有大付託既已交付世雖有大眼目大胸次者亦可以厭而足謂之了了更復何事更復何悲然世變何常春風桃李豈可常有仁人君子不可多得故武城之絃歌未忘而泰山之猛虎已躍一路之福星猶光而亘天之彗孛已爍天意何在人心何在酬酢者誰交付者誰光明之燭自謂徧滿天下而逃亡小屋晝本流移更復誰照於乎其不可悲也哉莆田陳君尹安遠其既沒也人悲之非悲陳也悲安遠之無陳也安遠之無陳和

而聽之者誰而照之者誰於乎其不可悲也哉安遠之民天下之民也悲陳君者有詩而定山居士為詩序

陳重器挽詩序

予歲之巳卯舉進士春官與今刑部郎中長沙陳君宗器會予白下舟中時其父封君其兄公器在焉封君則古老蒼勁公則精敏浩博而宗器則又豪俊英爽可敬可畏自是與公器聯翩北上相與日親乃得宗器家世之詳宗器謂其兄弟七人皆有可觀稱其兄重器尤不

置口且曰於公器不減而自謙其不能過予遂識之於心亟欲見之不可得也丙戌予與宗器同登甲科其後北轅南楫奔走四方與之不相見者十年每見傳記所載如高辛氏之八子周之八士荀氏八龍馬氏五常眉山三蘇者未嘗不思念陳氏父子兄弟也前年夏宗器與廉州守劉君用光偶自公暇過江訪予定山握手道故舊歡甚竟一日夜乃去宗器將行出一帙示予曰此吾亡兄重器挽詩也敢請一言以序諸首予曰此豈予

欲見之而不可得者哉宗器遂𪡏欷不自已予亦不能不為重器悲也予不識重器奚為而悲世之賢者常少不賢者常不能無賢者人之眼目國之蓍龜世道賴之以立人紀賴之以正君子有所恃而不怠小人有所畏而不為不賢者常至貴壽賢者常至夭死如往年吾友羅一峰者亦可悲矣重器果如宗器之所稱論亦不可謂之不賢者予於重器何為而不悲哉重器挽詩皆今天下士大夫所為哀者宗器以為今士大夫皆文章俊

傑之士而予山人文章之人文彩絢爛而山人之言野樸絢爛之言美浮於實而野樸者後將可信而傳也嗟乎此吾宗器之慮之過也周公孔子顔回孟軻其死也孰誄孰銘孰傳孰序天下後世稱為大聖人大賢人者亘萬古不衰名之傳與不傳者人之賢與不賢也使重器果賢也人將傳之不遑暇食使其不賢雖百子山人亦豈能有所傳哉矧夫至人無行至德無名以鴻濛渾噩於太古之天者又不係於傳與不傳而亦俟乎汲汲

於是宗器曰固已諸士大夫之意其可孤哉予不能絶遂筆其言於尾簡以為重器挽詩序

六合縣志序

郡邑之有志猶國有史也史書天下之政志書一邑之政二者雖有小大之殊其紀事紀言則一而已曩者予以史職改官南京謁今大理卿夏公於太常時公與博士方公者方修太常志書予得而讀之見其所載某少卿死節洪武末時其事甚備葢某非公則將終於泯沒

而已予遂以為國史之命予既不足以辱然又不能卓然以退飽食終日豈予用心茍得從夏公後修所謂行人志及吾江浦邑志其或得載如太常某者亦於世道不為無補而吾素飧之譏亦可以少逭矣未幾予老父母俱病大故蓐羅痛入心髓自卹不暇而況有及於是乎予時未嘗不羨夏公之得以從容文字而嘆予之迂拙也今年夏秋官主事六合鄭公過予請序所謂六合志者予辭以為未暇公未信也既而公之子時奈暨國

子生孫國輔者以大尹唐君之命來請且持一帙示予蓋六合志已其間所書風俗人物善惡褒貶無不可觀蓋編集於教諭李先生校正於周先生筆削於公而綜理提調以成於唐君者予於是又不能不為諸公羨慕而益以迂拙自嘆也夫古之人不得以行於時者必有所著述以垂訓於後世如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是已豈獨孔子然哉下至於司馬遷劉向賈誼之徒亦各以其說與表見於時以垂於後不自汩沒也

今之人何所希及惟古聖賢人而已予於一志之成且將羨慕今人之不暇而況能有以及於古之人哉予益重可嘆也唐君鋟梓是帙已告訖工而亟請予文夫予雖朽鈍無補然亦豈不知所以自訟者乎遂敢僭書於此以識首簡

壽陳掌教序

邑主教陳先生壽燕諸生學宫諸生曰顧無所壽不可人於所愛願其貴富祝其壽考且罔不至而矧曰其師

然壽吾師不吾定山不可乃相與詣活水亭曰先生其為我壽哉是時予方與陳大中論靜虛動直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乃遽應曰是亦可為先生壽也諸生曰何謂予曰先生師也儒也儒道所在師道所出壽先生以壽不以道乎況先生言出於口洞見肺肝人有附耳語以私者初若有所納領既而輙語人曰此某事某告我人有甚先生以他故弗類者又輙曰此非我某主我雖家人父子告必以公亦不敢以私先生惟恐其耳一接

而口遽吐而害成也先生胸次明白坦夷洞達無碍幽暗巖崖無鬼無魅清平郊野鸞凰蔚如先生之質近於道矣先生質近於道今雖老矣吾告以敬以義以虛以直必將奮然曰吾何人孔孟何人周程張朱何人而於朱子所謂人雖八十亦當硬寨做去為不誤矣由是而敬而虛以養吾道之命脉而直而義以固吾道之幹質不違動靜交養內外吾知百二千歲不足當抱和守一之萬一台背兒齒不足以雠樂天知命之多寡孔孟之

道萬古壽萬古矣程朱之學無窮壽無窮矣道之所在壽之所在也先生何慮乎壽哉伊川謂不學則便老而衰惟先生力行之耳諸生曰是可以壽明日以其子鄉進士孔章來授予簡道不予悖皆可念也於乎西山父子風月師生異代誰借但予衰謬不足重輕為可愧也聊書以謝

壽艾叔明母八十序

安仁艾叔明自江淮過予定山請曰熹老母八十熹將

歸安仁稱觴膝下願一言以為老母壽可乎予曰玆賢母也壽安可辭叔明喜不自任踴躍而前曰吾老母生長深山不離閨壼以縫衣裳冪酒漿精五飯為職此外無他可稱也今先生以為賢母何哉予曰叔明知有善非婦人有非非婦人為母事然豈知三遷以教其子為孟母之大者乎叔明客江淮二十年矣抱青囊秘術每在予門恒以蔡牧堂固子之能但不知白鹿主人今有無於溪雲活水間也叔明笑曰有白鹿然後有牧堂安

知活水之無白鹿也哉自是凡有所遊霜厓雪洞叔明未嘗不與予同往蒼峰錦壑叔明未嘗不與予同坐一有所遇叔明輒忻然拊掌予雖於叔明未能盡知然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鳶飛魚躍之真叔明外亦不能無他有所得也每有所得輒危坐不去叔明笑曰先生又一癡也夫定山天下僻地予末小子天下之風漢癡人叔明負楊郭之資求以售其奇不於通都大邑而乃於天下之僻地不於富貴豪賢而乃於天下之風漢癡

人辭繁縟而就雅淡驅勢利而近迂濶自非真有所養不能以至此也然以丌氏之事觀之叔明豈無所自哉語已叔明乃再拜曰熹母未嘗無教然不知以為賢也今以熹母為賢吾母似矣熹則何以當之維自今熹不敢不自力於先生之言也明日舟人告急叔明携卷來遂書以畀之使歸以壽其賢母且使凡得以壽其母者要自賢也

嘉興府志序

嘉興府志郡守儀真栁侯纂修平湖縣博南川林先生校正江浦莊某為之序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賛周易修春秋道不行於時葢欲淑人心於後世是六經出於孔子為萬世法也六經雖大而郡志所書則無不該一郡之志豈大於六經哉郡有民人則有政事有政事則書有山川則有題咏有題咏則詩有星埜則有陰陽有陰陽則易有上下則有和節有和節則禮有人物則有褒貶有褒貶則春秋是六經一志已一志該乎六經而

愧乎六經可哉書政事者必無愧書書陰陽者必無愧易書吟咏者必無愧詩書上下者必無愧禮書褒貶者必無愧春秋如是則嘉興府志非府志也嘉興之六經也侯與南川何以為是地哉侯以名進士地官卿屬領郡六經此學禮樂一邦而吾南川又以無極主靜之泒法印平湖皆可謂一世之豪願學孔子者也而是書之修豈無見哉其必以書以易以詩以禮樂以春秋而必非無所張主者也是書一出天下之人必將爭先洗耳

以聆六經之論拭目以觀六經之作雖予深山頑鈍之人亦將褰裳踴躍以求二公之出手如何矣茍或不然於吾所論一有不類豈侯謂哉世嘗以六經為天上人語孔子為萬古一聖故志自志而六經自六經也嗟夫典謨何病乎芻蕘途人豈乖於堯舜志自負侯而侯不負志矣雖然侯力亦大吾知其必將以運斤成風斵終日而鼻不傷之手不容有所欬唾其側而吾南川又將危坐竦觀以聽其英論而袖手於筆削間矣侯何人南

川何人而亦有是乎哉一忘其勢一忘人之勢相與鳶
魚流動於几格鉛槧之間而必將無一牴梧者二公之
學也吾於是有以知是書之不為府志而為六經矣吾
聞侯以嘉興人物莫大於陸贄名宦莫過於楊季琛修
志之餘皆欲大其祠宇實錄其行以萬古其人於天下
而又以嘉興之學未知其大欲闢嘉慶亭以舍南川而
尊禮之以求乎靜觀自得之妙相與以註我乎六經求
乎內而忘乎外也真天下之賢守矣故於是序與之以

言六經

長興縣志序

長興志成邑士臧有原以慈溪周子諳定山求某為序某曰昔孟子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志不倣乎春秋之例哉周子曰春秋不已僭乎某曰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史與志雖有小大不同其示勸懲則一而已矣故春秋之法謹華夷之辨嚴善惡之等別冠屨之分撥亂世而反之正者豈有他哉聖人以天自處故操縱予

奪皆出乎已如天之造化萬物有所發者有所藏也有所生者有所斃也故中國而夷吾則夷之夷而猾夏吾則膺之天王冢宰而下賵諸侯之妾則貶而稱名以天子諸侯而盟夷狄則譏而書會以春秋盟主而伐謀不叶則貶而書人至於簒弑之罪書法愈嚴從賊而實非為賊者為首惡非賊而不討賊者為弑逆罪之所至推見隱微無少假貸至於褒善則尤汲汲惟恐不至衮鉞榮辱存乎一字故古人謂春秋為傾否之書又曰五經

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案夫邑志懲勸既同乎史修邑志者苟不倣乎春秋則善何所勸惡何所懲故書一賍也極其銅臭書一賫城也極其婢膝則凡欲為賍欲墅降者其瞬一接則必竦然而毛髮豎矣必將省曰彼亦人也何為其汚若是哉何為其背若是哉隂以寢淮南之謀者未必非吾黯也以至書一忠臣書一孝子書一賢聖其使人勃勃莫不皆然邑志之修豈止為山川道里建置沿革而已修邑志者其可不以春秋自處哉

古之人謂春秋成亂臣賊子懼予於邑志亦未嘗不曰亂臣賊子懼也蓋春秋之懼以天下邑志之懼以一邑邑志同乎史矣天下一邑又豈有不同者乎周子曰果若是也天下之邑將無志矣某曰天下無志非志病也不能以春秋自處病也孔子以天自處修志者以春秋自處有原於是書也其果以春秋自處乎不以春秋自處乎其果以春秋自處也是以天自處矣吾於獲麟之賀又當拜有原於長與不然吾不知其所謂志矣周子

曰是固一論也某遂書此以為志序不知有原以為何如

壽李母九十序

李氏母壽九十九十之壽可易得哉故凡神完氣昌聰耳明目歲至百九十者人皆曰此異人也此其有吐納導引之術也茹草木餌金石之能也不然而若人者亦奚以至於此夫以吐納修餌為壽世之奇人僻士蓋或有已堂庋闥閫之人以烹調紝織為務者乃亦有是能

哉而母無是矣母之於此果何道乎古之壽也無事為神心安為泰而母之子某粗布菜根與世淡泊無一紛擾而其孫某又以奇偉之氣拔去流俗奮迅馳驟以自趨於賢人君子之黨而父子之間又能輕煥怡悅父以勤母子以順父各振其孝世之忘身辱親以貽親悔者莫可勝紀而李氏父子之賢一家之間又皆怡然熙然以樂無事而母之心安矣而母惡得以無壽乎是母之九十者母有賢子孫也母有賢子孫而母之壽亦惡得

止於九十乎嗟乎思尼父子與之德則必思顔之何似思伯魚伋也之賢則必思上官之所由泰山之上而李氏父子果知其有不屬者在而母之壽也尚可涯哉尚可涯哉今年十二月八日母初度世奇請予壽而某謂予有一日長而予以壽母庶幾李氏父子之知壽其母者當又不止九十也

壽尚公七十序

和陽麾帥尚公壽七十其厚橘潭請於予曰公可壽乎

予未有以應也明年七十添一籌矣潭又曰公可以壽乎予戚於公善其子廷臣予不敢絶物於公也乃應之曰壽有三以道以天以修養也以天禀命有生賤貧富貴不可移易老佛以戾而失少佛以德而畏以修養吐精噏華超生出死刀圭入口而白日羽翰以道則異於二者之撰矣天高海濶月到風來蕭蕭馬鳴無一而非天理鳶飛魚躍無一而非真妙千紅萬紫可句可觴楊柳梧桐可懷可挹苟非真虛真静真有所得真無所礙

其孰能有以與於此哉是以道脉千古而壽脉亦千古也道之天無窮而壽之天亦無窮也公孰居一於此哉潭曰以公七十而耳聰目明筋力强健謂公非資於二者不可然曰以道遐壽者乾開坤闢幾何人哉公苟妄意於是者非予苟妄意於公非予予不敢以是望於公也嗟夫孔孟周程非人則已使果人也公何不可望哉昔朱子謂人雖八十亦當硬寨做去公雖老矣使公果能一噴而醒硬寨不已務求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何如吾

之所以得於天者何如於此而不自絶焉則凡人之所以堂堂萬古而長存者尚何少於公哉使或不然徒以七十而議夫千古吾見夸父逐日徒渴而斃而公不可以為壽也譚曰公不絶物予尚敢絶於公哉果若玆也公之壽也得無日乎

遏惡傳序

靈璧縣博陸先生以遏惡傳一帙致書某曰此紀善王君為吾府推李公所大書者靈璧吳尹謂有警於世欲

鋟梓以傳乃借懇於某曰先生傾葢定山其將何以處乎是哉遏惡茲序敢惟吾子是托其無辭某取而讀之觀其書公之審克明允發擿姦伏罔不精到雖古良吏有弗過者乃竊嘆曰世之司刑安得皆若公哉為史傳書若公者又安得皆若此哉公與傳皆可謂無愧序而傳之宜矣然君子講學則又不可以不審也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易曰君子以遏惡揚善葢善善所以勸君子惡惡所以戒小人而遏惡揚善又可一日廢哉予

嘗觀公治水黃河拯民於魚雖胼胝手足有所不辭其一念之仁蓋炳如也至凡佐理郡務陽噓春育旌孝表賢亦無不至而公之可書豈止一過惡哉而過惡之書今亦屢矣至所謂有善而勸邀乎其無一語不知何也夫長於仁者未必或短於義專於秋者未嘗不根於春而書獨於此蓋將以公職在推讞據以耳目之所見聞者書也又或以不有所殺曷有所生以過乎惡者為扶乎善也而或者又曰春秋為傾否之書五經之有春秋

猶法律之有斷案而書公過惡者又將有以法乎春秋也不然則是書也以鸞鳳之悠緩不若鷹鸇之明快和風甘雨之溫粹不若迅雷風烈之奮疾可快人意矣夫以安流伏槽之家而書之者乃獨有取於此哉於乎四凶不有而流竄放殛將何施姦慝不作而墨劓剕宮為焉用明刑固所以弼教而禮義人人婣睦比比而皆相與流動於黃羲周旋於周孔者而刑又將何所施也有刑豈若無刑之為妙乎為公過惡者固不知聖賢之大

所謂善善長而惡惡短者何如也知聖賢之大夫又安得無所見哉紀善君以撝謙自處不多上人其心必曰吾以過惡傳公以吾濠梁一郡之大為公書儻公有揚善可書而紀善君遺之亦將以補其傳予雖迂鈍無狀犂鉏之暇尚當為公一序如今之序過惡不腆也陸先生以其高弟吳景來遂書以為過惡傳序可否請一教我

壽施翁八十序

天下之壽道而已矣以壽則壽以道則無所壽非無所壽也無所役於壽也豈無所壽哉邵子謂人以百為壽天地以十二萬九千六百為壽然以百視萬以人視天地何遼絶哉記曰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然曰配曰無疆者蓋萬其百天地其人矣豈人力能哉故曰道而已矣何哉道同則其壽同也故如堯之壽百五十曰惟天為天惟堯則之者雖歷萬世而無窮也堯何如壽哉文王之壽百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純亦不

已者亦歷萬世而無窮也文王何如壽哉豈特堯與文王為然孔子之覆幬如天持載如地錯行如四時代明如日月無不然已豈特孔子為然若曾若孟若子思若周程張朱於道有聞者皆然已壽豈偏於聖賢哉以道則無所往而不壽也由是則彭籛非壽殤子非夭回何害其為不壽跖何害其為不夭哉嗟乎人固有挈天地襲氣母騎日月出入於不生不死為壽者嗟乎此何道哉此可與老氏謀不可為吾儒道也朱子以偷生為昧

天理吾儒之學果如是哉黄岩施翁壽八十公嘗為民牧羅源長官為賢令通府濠梁為賢倅且其子司訓和州以嚴以勤又知翁教子為人賢父矣吾指而屈之翁之賢當縷縷也翁由是以沉潛乎姬姚孔孟之思咀嚼乎周程張朱之味而不以老為勸翁之壽去百無幾也將特止於此哉雖與天地始終可也苟曰吾老矣吾老矣古人謂人雖八十亦當硬寨做去又謂衛武公行年九十猶作抑詩自警者皆誑語也翁何如翁何如翁子

司訓之僚邵先生率諸弟子詣定山謁予文壽疾風雨中命舟秋江一日百里意亦勤矣翁亦可以想見其人矣因其請且偕吾行也遂相與以壽其道

壽李君懷玉海屋添籌圖序

金陵李君懷玉壽其朋友鄉黨繪海屋添籌圖求諸大夫士詩壽之張秉忱持以桂予天峯草閣求序予觀之曰美哉圖乎其所以幻吾懷玉者乎而曰壽懷玉不可也秉忱曰有是乎曰海屋添籌幻也神仙以其所幻天

下之人不知其幻遂各以幻之幻之巳幻之親幻之君幻之朋友幻之鄰里鄉黨爲所幻者人以爲幻則曰是雖幻我以神仙幻也以之視幻也豈厲也哉故莊周列禦寇以蝴蝶蕉鹿夢幻其身而王母以瑤池幻穆天子以三偷桃幻東方朔韓湘以藍關雪詩幻昌黎林靈素以怪誕幻徽廟𠑽於其有虛於其實相與枕籍於幻而不自知其不至於毁滅仁義棄絶理道不止也海屋添籌謂非幻乎皇極經世以元十二會十二萬九千六百

為天地數海屋一籌滄海一桑田雖十二萬九千六百
為幾籌哉海籌盈屋天地幾混沌海屋之籌豈復別有
一天地哉天開於子地闢於丑海屋之人果安寓哉此
海屋之籌不謂之幻不可也而以壽懷玉哉秉忱曰果
若是也懷玉奚壽予曰易也去其怪去其幻而已矣去
其怪以還吾天理之正去其幻以正吾仁義之常老氏
毀絕仁義也而吾堯舜孔子則安夫仁義而不去神仙
滅棄理道也而吾堯舜孔子則守夫理道而不戾堯舜

孔子天下古今之所法也懷玉何所從哉將以從夫幻乎抑以從夫仁義理道之正乎從夫仁義吾不敢以非仁義者壽從夫理道吾不敢以非理道者壽理道仁義懷玉之所固有以其所固有者壽故曰易也曰老氏曰神仙夫豈固有哉懷玉之質樸茂近道儻憒然硬寨力謝其幻而曰堯舜孔子爾何人哉不至不已由是而台耇由是而耄耋從容於仁義酣熙於天理壽愈高而道愈高年愈尊而德愈尊也不然徒以幻得壽不可以入

於堯舜孔子其為懷玉壽何如哉東忱曰非子言幾誤懷玉然諸大夫士詩必有同此以發者豈能無待於先綆而深汲者乎予識高景陽識懷玉懷玉亦予二十年前故人也於其幻也得無念哉遂抗顔以書他日酡顔鶴髮盎然道氣而大趨濶步有過於天地間者未必非懷玉也

月軒序

安仁艾君叔明號月軒夫月也有詩人之月有文人之

月有詩顛酒狂之月有自得性天之月韓昌黎盛山十二詩序謂追逐雲月文人之月也杜子美詩謂思家步月清宵立詩人之月也李太白捉月采石而其詩又謂醉起步溪月詩顛酒狂之月也黄山谷謂周茂叔人品甚高其人如光風霽月自得於性天者之月也夫詩文人之月無所真得無所真見口耳之月也詩顛酒狂之月醉生夢死之月也惟周茂叔之月寂乎其月之體感乎其月之用得夫性天之妙而見夫性天之真自有不

知其我之為月而月之為我也所謂曾點之浴沂孔子之老安少懷二程子之吟風弄月傍栁隨花朱紫陽之千葩萬蕋爭紅紫者是已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所謂聖賢之月也叔明之月果何月哉叔明深於地理學每以蔡牧堂自負非得地理之性天者不能嗟夫人之性天何往不在牧堂之性天豈異於叔明之性天叔明之性天豈異於茂叔之性天哉叔明於吾茂叔之性天不知果真得否也叔明往來

予溪山雨閣最久要之當亦有得也人凡有叩叔明之性天於青囊者不以曾楊廖賴之專而䀹叔明可矣凡厚叔明者有詩月軒而某於叔明尤厚遂為之引

韋氏族譜序

世嘗以族譜為譜一族表世系使宗族子姓無所紊亂於一族此一家之史也然其書年書月書邑書郡書里道必書曰此某姓也此某氏也此某賢人君子之後也書姬姓者必曰周文公旦之後書吳姓者必曰延陵季

子之後書姚姓者必曰虞舜之後書孔氏者必曰仲尼之後書司馬者必曰程伯休父之後至於小邦僻郡卑官陋邑無所聞於天下者又皆蔽而不書此何故哉蓋操欲上人者人之同情也惟其有欲操上人之心故以吾之郭而拜子儀之郭以吾之狄而哭仁傑之狄何所不至也嗟夫堯舜孔子之先豈皆堯舜孔子者哉有堯舜孔子然後其族始大也顏孟程朱之先豈皆顏孟程朱者哉有顏孟程朱然後其族始不可及也丈夫當磊

磊明明以自樹立而軒豁於天地之間不以第一等事讓人也惟其能自樹立不以第一等事讓人天下後世自曰某族某人周公孔子也某族某人子思孟軻也某族某人程子朱子也吾之族不求大而自大又豈待有慕於同姓之大者而後大哉或曰天下之事未可執一而論吾之族不出於周孔程朱固可以自力也使吾果出於是吾將亦何以哉予曰出於周孔程朱者幸也出於是而又能以之自勉是吾之族又能軒天轟地出一

周孔程朱矣吾之族豈不益大以光而為幸中之又一大幸也哉慈溪孤鶴周惟坤先生携長興韋氏族譜詣定山求序予觀其譜畧無有所扳緣依附者真一家之信史也韋君某以進士出宰某縣質直厚重觀其譜畧亦可以知其人矣天下後世之譜凡有能自樹立而無所依籍者未必不自韋氏族譜始也

贈司訓洪先生秩滿序

甚矣天下之師不一也有心傳之師有講說之師有句

讀之師有位號之師位號之師非弟子之所願學上有所命而下不得以不從者若今胄監與夫郡邑之師是已句讀之師操持鉛槧析句分章而皷弄雌黃而於義理若罔聞知若今之所謂村學究者是已講說之師坐擁臯比明白義利毫分縷析無少差謬若朱子所謂已落第二義者是已惟心傳之師則有不然真乗法印以心傳心其不言之妙而自昭融於光風霽月之天流動於鳶飛魚躍之境若周濂溪之於二程李延平之於晦

翁是已世之儒者不知心傳之為何物率然自號師曰某弟子也弟子曰某師也上下恬然不以為怪正心誠意之傳果安在乎吾道一貫之旨果有此乎是以師道率至不行天下率無善教教與治相須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無善教者所以無善治也故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以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程伊川之序其兄明道又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

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不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孟子之與伊川夫豈無所見而故為是以聾瞽人哉蓋以師儒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之本苟師儒之教不行則人心不正天理不明邪說横流天下望治其可得哉故古之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謂明道為孟子後一人而已者不我誣也莆田洪先生貴忠以鄉進士分教錢塘未幾以憂去三載服闋來補江

浦教事既滿諸生陳允崇求言以贈予定山鄙人聾瞽世務已十年矣先生之教之善否予豈得而知之以應吾允崇之求哉予辭之再允崇求之再不徒再也至於三至於四允崇猶有所不倦焉夫世之宦於四方者恒有推之不去之說使先生之教不善何以致諸生之惓惓者如此哉是先生之為師必非所謂句讀也必非所謂講說也必非所謂位號也其將有所得於心傳者哉不然其亦將有所見而未及於行者哉抑未能行於今

日而又有待於他日者哉予雖至陋然果於忘世亦非所敢願者則又不能不為一言以為先生地也允崇退人有謂予者曰以心傳心之說恐未可以告洪先生也予曰不然胡安定之蘇湖陸子靜之九江夫豈非位號之師哉予遂書以為洪先生行贈

恩榮為馬主事迺翁序

皇帝二十有三年春上太皇太后徽號詔若曰惟朕有親惟天下獨無親乎乃推其孝於天下俾凡有親者咸得

盡厥孝焉爰詔廷臣弗年以例咸賜誥勑封其父母肆兵部主事臣讞已官其父安人其母不寧是已老老之政天下靡不至焉大矣哉皇帝恩也昔者禹舜天下謂之大孝武王謂之達孝夫孝曰大曰達可以至已然皆止其身孝未有推之天下如今日之盛者我皇帝之孝何如哉臣讞既受厥封定山臣某告曰惟我皇帝推恩其下匪有求厥臣也老吾老以及其老惟茲臣下蒙恩其上非有能以自致也推茲老老故亦得以老其老夫

老老及其老恩莫大已蒙其恩以老其老幸莫大矣惟其幸故天下罔不以為榮父焉於子必曰不仕何顯子焉於父必曰不顯何孝故一命未霑其封敕已留涓滴未盡其顯揚已竭嗟乎茲豈常得者哉我皇帝之孝曠古所無廼若茲典亦曠古之所無者故惟有復子明辟者然後有魯封有明德廼知者然後有陝議有施有報懋德懋官厥或跅弛以惰冒昧以媮然欲藉茲以顯揚其親吾恐龍章鳳敕有弗可以多貸其下也臣謝何克

以堪茲哉惟父以勸其子惟子以勸其父忠其忠以職已益圖報稱有弗計其得益茲感激有弗諜其功廼若茲諳廼若茲制廼惟顯揚亦惟分也有弗過也於予其式敬哉臣謝乃曰是用茲警請書於素遂不敢辭

贈姚廷偉序

予性拙不知時務每聞人有淳樸不矯飾者輙愛重之企慕之若父子昆弟然惟恐其不與予接人有浮薄躁妄者輙遠棄之疾惡之若冠讐然惟恐其與予接今之

世君子固多而小人亦不能無予之性雖僻如此然不得以直遂其所願欲者十常八九也予欲與接常不可得予不與接者動輙滿目至有推之而不得去者古人謂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又曰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逢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古之人已有先我而為浩歎者不獨予也去年予過鄉人高景賢求所謂淳樸者與之游景賢舉廷偉告予亟欲見之而不可得也未幾景賢之子俌及儒士李天禄過

予予問廷偉天禄曰彼豈易得哉居浮華之中絺綌不識夏紈綺不識冬溫飽之外泊如也人有欺樸而侮弄者輒不應至有叱其名出惡語以見侵者輒走閉其門不出有問者又輒曰世豈無同吾名者哉予曰真樸人彼豈不稔予而子之來不與俱哉天禄曰彼但以冠組為柴柵宦達為土苴固恒戒其子曰毋近勢毋逐利毋與貴人達官者游自取敗辱予之宦況雖若此其能畏影而不走於日中哉予曰是之謂聾矣聾之始生未知

鹿也見夫侈然其大巍然其角椉然其斑則駭然而走以為若吾類者固當專其野一其質今乃炫然自露如此何所與取樸哉彼蓋得非以予為鹿哉天禄笑曰子果欲其來也吾當致子之言買青山煮白石與子終老於莊泉之上予不誑子也予曰子能為我言之敢借此以為先容遂書

贈張君良弼僉憲福建序

世有常談以為迂濶然行之自我卓乎萬世以為傑論

而不容毫髮有所少間者豈衆人之所知哉仲尼之後

歷千萬古而知乎此者惟子思孟子明道三人而已子

思以至誠之業為悠遠博厚孟子以霸者之民為驩虞

王者之民為皡皡明道以理之是非為御史論列而不

主於攻擊聖賢豈有他哉天下之事有巨有細有緩有

急各有所見也丘山可重而鴻毛可輕吾則舍夫輕而

即乎重取夫大而忘乎小也世之人以激烈為職凌厲

為務苛察為能率曰不如是不足以稱吾職嗟乎職固

如是稱哉職茍稱矣其於國家之大體何如朝廷之元氣何如聖賢之所以如是悠緩者非自怯懦也蓋存大體而養元氣也聖賢之外人亦何所學乎彼以激烈我以吾厚彼以凌厲我以吾緩彼以苛察我以吾德處一事也叅一論也必於國體果無所損元氣果無所虧吾則行之如其不然則雖一日之間可以坐致太平吾不為矣故如範我馳驅吾寧終日一禽不獲而不詭遇一日而獲十也嶷乎其泰山喬嶽蔚乎其鸞鳳郊野充乎

其参苓芝术而所謂孤峰絶壁陣馬風檣而斬關奪將之能可以柬之高閣而不見其有餘用矣忠厚迂濶而以邵以畢老成遲鈍而以傅以周吾之學聖賢者如是庸詎知一國非之天下非之亘千萬古而非之者乎黄岡張君以地官員外郎僉憲閩越張君有事江北嘗過我定山相與終日危坐雖未嘗一及政事而氣質凝重固磊磊非俗吏也其同寅諸公於其行也託吾李君蓋卿求言以贈予惡敢以他圖哉他日苟皆有以知重國

體養元氣壽我國家之命脉於無疆而不規規於天下之末者未必不自張君始也

壽鮑翁六十序

天地果無數乎曰有數天地果有數乎曰無數天地果何如有無數乎曰以數言則有數以理言則無數一元十二會十二萬九千六百者天地之數也夫天地有數而况於人乎而况於物乎此天地不能無數也以理言之顔子貧且夭也然知其貧且夭也而人可以不學夫

顏盜跖富且壽也然知其富且壽也而人可以學夫跖閔然禦人於國門之外蕩然自賊於淫亂之區而曰吾有命吾有命者道固如是乎哉此邵子之學而二程子之所以不屑為也往年浙友余中之過我溪雲以皇極經世之學授予讀其書至王天悅所謂推以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時日而後富壽必先以某甲之年月而後賤貧以至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精粗巨細之事無不皆然而至所謂福善禍淫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畧無一二授受之際予雖口唯其義而曰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而心實不敢以為學也其故何哉蓋以仲尼顔子之樂為周程的泒不敢為隔壁好聽之語以亂我吟風弄月之真花柳鳶魚為程家生意而不敢以雷從何起之贅以奪吾起處而起之妙天下之事固各有真理人固各有真見也新安鮑翁六十溪南吳以魁之戚蓋賢而得數之壽者以魁父子萬古西山實深契我托以一言而理數肎綮正在我輩之所

運斤而又不得有所以惜於翁也昔人謂天下之事不離於數亦不執於數翁之壽也其可執於數乎

送許生還上虞序

戊午之歲正月初吉有生白袍草屨通予門謂浙之上虞許璋生挾一衾風雨寒暑不顧言若不出口而所言皆根據在昔可與共學者乎予坐之大崖山中逾三時有問疑則復至門予嘗語之曰拘拘陳編曰居敬窮理者子不然嘐嘐虛跡曰傍花隨柳者子不然罔象無形

求長生不死之根者予不然生欲往白沙謁吾陳先生夫自生之鄉去彼五千有餘里囊無粟衾裏裂錢掛杖頭有幾生又有老親雙垂白於堂僂子不可再遠吾於此未嘗不嘉其志而又未嘗不恨其窮也不然吾自有樂地夫何恨其將反而求尋乎予贈詩二章予凡大理復和之生既歸歌數詩上巵酒於堂上暇則靜坐以觀心且讀聖賢書其樂何如也

定山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山集卷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録監生臣李覲光

謄録監生臣劉天綸

定山集卷八

明　莊㫤　撰

記

宿州儒學會講亭記

成化戊戌吉水張君兼素以進士來守宿州其始下車即慨然有興學之念會明年蓮塘婁先生奉命提督南畿學政符移郡縣修葺敝壞君曰是吾志也於是歷學

宫至諸生退息之所曰號房者廞靡不治庀材鳩工作室三十有二自室牖户乃俾諸生人處其一童冠則附昔也隘陋而今室完好真可以居學也又作亭數楹於諸號之中虛其四方以迎所受且命諸生鼓篋之暇分則退息於號聚則講學於此題曰會講亭成致書於某道其所以且曰為我記之某定山鄙人閉門高坐不學不講已十年矣乃欲記此不亦謬乎然書屢至有不可辭者而告之又不可不盡其愚也夫學不可不講亦有

不必講講雖至精已落有言之境而若朱子所謂第二義也然有言者夫豈無所言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默而識之亦無言也夫欲無言豈獨孔子然哉堯舜之精一執中亦無言者也顔子之終日不違如愚孟子之求放心亦無言也以至周子明通公溥程朱二子又以讀書不如靜坐亦豈有所言哉數聖賢者豈不知學必講而後明以為不得於心雖講無益

也故聖賢之學惟以存心為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則瑩然澄徹廣大光明而羣妄自然退聽視聽言動一循乎禮好惡用舍各中乎節由是而參天地者此贊化育者此為聖為賢者亦此苟心不存則身無統主而徒欲置之頰舌之間而謂有得也譬之擿埴索塗舐天以舌而欲其至也不亦難哉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朱子又曰讀書不足以為學非讀書無以知

為學之方蓋讀書學問致知之事致知本於存心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也夫人之言各有攸當以君之賢夫豈規規於講說者哉教人者貴乎有言為學者欲其自得自得之者某願學也學之不講是吾憂者君之教宿人也萬物並育而豈相害道並行而豈相悖哉君為吾友羅一峰之友以一峰知君也君可與言者遂書此以為會講亭記

吉水張氏義田記

予讀錢公輔所為范文正公義田記未嘗不嘆文正公之賢仁於其族而又不能不慨先王之道不能行於天下而使文正之得以私於一家也夫先王之道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耕則同力公田然後敢治其私田卿以下又各有圭田五十畝而餘夫亦二十五畝天下無無田之家而百姓亦無無田之人老者有養幼者有字鰥寡孤獨者又各有所賑貸而無一人不得其所蓋聖人以天下為公而人自不得

以私其家也自秦用商鞅變法之後廢井田開阡陌而天下始有富貧之分富者田連郡邑而貧者無立錐之地是以文正知族人之不免寒餓乃以爵祿之入置為義田以周其急其心可謂仁矣然古之人有賜之衣者曰願賜一國人之衣有賜之食者曰願賜一國人之食以文正之賢其在宋也與韓琦富弼司馬光同稱可謂得君以行道者使能告其君曰井田之法不可以不復其君未必不聽聽之未必不行行之則天下俱被其澤

而三族之間亦無無田之人而文正義田之舉亦有所不暇為矣苟使言之不聽聽之不行文正可以去也則將焉用彼相哉文正之為執政乃不知出此而顧汲汲於族人之寒饑者不知何也蓋井田之法舊為是論者千數百年之間惟孟子横渠二人而已而文正之學識其小者而於此有所未講耶抑或知時君世主之不能行故有所不言耶是皆可以發一嘆也吉水處士某積德行義隱而不售慕文正之義割田百畝收其每歲之

入以公於祠堂號曰義田命其子燕美擇族一人長而賢者為主其計凶年則散於族人之饑者而豐則償之其不能者蠲之煢獨無告者周之處士蓋嘗斟酌於吾友羅一峰以為儲粟為義而盈虛不繼惟田為久故其法為最善也處士之心不下於文正矣然文正仕也處士隱也隱者欲為而不得為仕者得為而不能為不能為者不可以小不得為者不可以大故仕者常任其貴而隱者常任其義是以處士有文正之義而無文正之

責嗟乎君子之道窮則志之達則行之達之所行即窮之所志也處士果無責乎雖然處士老矣不可仕矣處士之子蕪素仕於宿天下謂之賢守將用於朝位通顯有文正之寄也他日苟有若予之有喙三尺於仕進間者蕪素其何以哉處士又當斟酌講明其大者以授蕪素蕪素之行處士之行也蕪素之弟蕪岳過予求記予迂濶之人知井田之法不特可行於古而不知不可以行於今故與之極論如此處士其將以予為迂濶否哉

六合縣科第題名碑記

應天府之屬邑七其五邑皆江南而吾江浦暨六合者則獨於江之北也人才之多往往稱五邑而吾江浦自有國迄於今登進士者才七人鄉貢士亦不過三四十人六合亦然抑何少也世常以扶輿清淑之氣鍾而為人故靈而吾兩邑者山窮而地僻故其人多鹵裂而不知學科第則視他邑為獨後嗟乎此果謂之何哉國家三年一大比一省則合諸郡之人才其多不下數千人

而得與其名者百人而已禮部合天下之人才其多不下數千人而得與其選者不過二三百人而已斵石以求玉而疵瑕莫掩而必盡其良士之得由是而出者亦難矣又吾兩邑之大小其視江南之五邑曽不二十之一二夫科目之嚴又如此而吾之兩邑者又如此故雖家置一庠序而人人為儒服亦不能以相及矣以吾兩邑之人之少為不知學而以其地者或非也雖然人亦何病於少哉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珪璋特琥

璜爵者此以少為貴也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五人十人少矣天下後世凡稱堯舜文武之治則莫有能及之者不貴於多也魯哀公以儒號於國中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無敢儒服獨一丈夫立於公門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是魯一儒耳世稱魯為禮義之國一儒何少於魯哉由是觀之人才不惟其多惟其人而天下無不治已不如是雖多亦何以哉是則凡為吾兩邑之人者其少也不足

憂惟其不能如所謂十人五人如所謂魯一儒者斯可憂也六合科第題名碑闕侍御陳公士賢來督南畿學政乃命縣尹張公恒次第其名氏於碑而求予記予未有以應明年陽信唐君詔者繼厥尹事而復以是請予江浦進士七人之一者遂書吾兩邑之人所以少者如此且以勵吾同志毋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少吾兩邑之人

一樂堂記

巡撫南畿都憲何公作堂於新昌里第題曰一樂孟子所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意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家樂耳公以天子耳目朝廷風憲上有是君下有是民四方萬國之所觀瞻天下後世之所儀則公不樂以天下而乃為一家之樂何哉公之意曰人情莫不欲其親之壽也莫不欲其兄弟之無故也然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豈易得哉父母存矣而兄弟不能無故兄弟或無故矣而父母不能俱存然父母兄弟俱得以遂其所願欲

而無一之不足焉此豈細事也哉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舜未嘗無父母也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未嘗無兄弟也然舜雖有父母也而瞽瞍未嘗一日安其父母之道牛雖有兄弟也而桓魋未嘗一日安其兄弟之道瞽瞍桓魋如此舜與牛之心果何心哉憂惶悚懼日且不暇又安敢望其為可樂也今吾老父母俱以八十之年垂白在堂荷蒙明天子之恩龍章紫誥霞帔烏紗照耀天地而吾之弟某又能躬耕自給用

力於養以奉二親於天姥雲水之間而吾之得以盡心國家敭歷中外以効尺寸於朝廷之上者未必非吾父母兄弟之力也茍或不然又豈無所累於吾之心哉吾以一樂名吾堂者亦不為過也定山莊某曰孟子謂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三樂一繫於天一繫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余嘗熟公之名而不公識今年公

枉顧定山始得拜公於天峰草閣觀公之淵深和睟言動盎然自非不愧不怍者何以至此是以知一樂者未必非公所致也然一家四海一世萬世以一家之樂而為天下之樂以一世之樂而為萬世之樂明良相逢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蔚然為一代名臣以熈無窮之樂而天下後世稱之曰此臯夔也此稷契也此周召也豈非公哉公命作記予乃道其實以復於公如此公其以為何如

婺源三賢祠堂記

婺源有三賢者有朱子也有朱子何以有三賢之祠哉朱子之學出於三賢也天下之論皆曰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猶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謂之諸儒則濂溪二程皆在其所集矣朱子之學何以出於三賢哉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是孔子之所集者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大成非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大成也朱子之集大成何以異於是哉彼

當孔子絶學不傳之後屈原長於騷董賈長於策揚雄
韓愈長於文李挺之穆伯長邵堯夫長於數司馬遷班
固歐陽修司馬君實長於史皆諸儒也朱子以聖賢之
學有功於性命道德至凡四書五經綱目通鑑以及天
文地志律呂歷數之學又皆與張敬夫呂東萊蔡季通
者講明訂正無一不至其所集者夫豈濂溪二程子之
大成哉濂溪接孟子千載不傳之緒其太極圖說發千
古前聖所未發之言二程受學濂溪每令其尋仲尼顏

子樂處所樂何事其後竟得其傳吟風弄月以歸而朱子亦曰濂溪性諸天誠諸已合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子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是濂溪二程之與朱子初不可以優劣論也譬之四德周程之謂元亨而朱子之謂利貞譬之四時周程之謂春夏而朱子之謂秋冬元亨之德未必過於利貞而收藏之功要不可以為優於春夏也予每與吾友蓮塘晝先生論及於此先生未嘗不首肯予言而某亦未嘗不服蓮塘之為確論

也天下之論豈大朱子而小三賢哉雖朱子復起未必以為是予二人之論豈小朱子而大三賢哉雖朱子聞之未必以為非聖賢之人大公至正理而已矣訣之者不足榮而正言者無所忌也故有見於此者謂婺源為朱子父祖之鄉鄉之人有為聖為賢磊磊軒天地如朱子者其可不問其學之所自乎問其學之所自則朱子可祀也三賢亦可祀也祀三賢則朱子之學之有源委從可知故三賢之有祠者朱子之學出於三賢也或曰

朱子學出於豫章延平而豫章延平果誰出乎自夫吾道一南鷟汗浹背而豫章出矣羅學再傳果自得師而延平出矣考其源流程門一脉其可誣哉宋之大儒曰周曰程曰朱而已數子之外不多得也祀三賢則豫章延平在其中矣三賢宋舊有祠立於婺源大夫周侯玉清而記於朱子廢祀久矣成化戊戌蓮塘婁先生以御史奉命提學南畿至則披圖志謂是祠不可以不復乃命邑侯某掌教陳君某作堂若干楹於大成殿之右序

濂溪坐南嚮明道伊川東西嚮以侑食焉仍舊制也陳君遣諸生某詣定山求予記嗟乎是祠舊記於朱子予何人斯可以繼是作於數百年之後哉婺源千數百里而陳君之請不以屢至為倦而蓮塘復為之懇予懼婺源之學者無以知三賢之道而曰是祠之作為無謂也遂為之記

壽州修學記

孔子之道至大如天至厚如地至明如日月人孰有如

天地日月而不知所以尊者哉尊之何如如孟子而已矣如周程張朱數子而已矣孟子之學非孔子不學周程張朱數子之道非孔子不行孔子事君盡禮孟子之與數子事君亦盡其禮孔子為學不厭孟子之與數子學亦不厭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孟子之與數子亦進以禮退以義孔子闢異端孟子之與數子亦闢楊墨而排佛老孔子之步亦步孔子之言亦言孔子之趨亦趨其尊孔子也至矣若尊孔子者不此是求而徒隆之以位

號豐之以祀典而侈之以宫室豈尊孔子者哉夫孔子
之道以内而不以外以實而不以名彼其付其子以家
而其父賢也其子之於父也但温之以輕暖而已飫之
以甘旨而已而於父之善則置而不問而惟非僻之于
父之心其可得而悦乎而子可得以為孝乎孟子之與
數子者如此謂非孔子之孝子不可其尊孔子也孰有
過於此哉成化已亥蓮塘婁先生以御史奉命提學南
畿先生端已率人立法以嚴行法以寛嚴則易行寛則

易從不三年而學政大成壽州儒學故不治知州陳君時良廼克修葺杷汚剔穢易腐為新居數月而孔子有殿生徒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無不完好是雖先生之教故如是哉先生之來南畿也行視郡邑不以予為不肖每至江浦未嘗不過予卧林草亭每與予言未嘗不稱孔孟之道周程張朱之學其步趨起坐未始不鳶魚於容與而光風霽月之天豁如也予雖至愚不能引領先生之萬一然所謂程邵月坡朱陸鵝湖而於吾二

人者則不知其瞠乎其後與否矣至所謂豐以宫室侈乎外觀以尊孔氏者先生無一言也先生豈無一言於是哉以為尊孔氏者亦有真在也昔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陳君以是為先生之教夫豈知先生不以舐筆和墨為畫者哉以舐筆和墨為先生畫則解衣盤礴臝為真畫者君不知也嗚呼令之世豈

惟君不知哉記曰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又曰大學之教人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茍於庖廩不繼而居學無所則先生之教陋矣而人之學孔子皆將以樹居而裸走也陳君之政夫豈無所見哉學既成學正陳君淑瑞輩以為無一言以書君之勤不可乃命諸生胡璉嚴軫詣予求記予鄙人不能學孔氏而能言孔氏之道乃不辭而書之使刻於石以告夫壽之學孔氏者固亦有在

汝嘉堂記

皇帝十有五年以右副都御史臣瓚克宣外內用底成績延賜褒勑有曰則予一人汝嘉臣瓚拜手稽首小心戰慄受命惟謹廼作堂居第奉汝嘉以顏蓋祗受帝命用圖報稱也夫帝命以尊居第以私私以尊顏世謂為過為偪不可於乎兹豈知祗受意哉臣之於上竭其所分忠其所職鞠躬盡瘁以効於上上之嘉不嘉焉吾不問也苟可問焉覬覦窺望靡所不至臣不如是臣之嘉

且不敢以問而矧於得哉故嘉之得為望外而吾之報也亦豈稱是者哉職不徒忠分不徒竭所謂身不足以委首不足以隕斃而後已不足以稱夢寐羮墻不足以忘紳不足以書而盤盂不足以銘不但顔乎是堂而已吾朝夕入吾堂而見焉必曰吾法有未執乎吾嘉愧矣而必吾執吾民有未安乎吾嘉愧矣而必吾安吾賢才有未進乎吾嘉愧矣而必吾進吾不肖有未退乎吾嘉愧矣而必吾退凡可以用吾嘉者無一忽焉是吾有望

外之得無望外之報茍以是心而惴惴不已將不庶乎其萬一者哉過與偪者不若是也堂既顔廼下俾為記嗟乎山林枯槁之人豈可以作廟堂語哉然所以次第其堂者又不可以迂病廢也遂書以復

鳳陽府修學記

鳳陽府我太祖高皇帝龍飛地也兩京為天子之都鳳陽為天子之鄉其地視兩京其學視國子監雖有大小其為重一已保定南公騰霄以冬官主事簡畀是邦其

始至也進諸生知學宫闕狀大懼學宫廢弛人才放失非所以重我聖天子故鄉之意乃復侵地乃庀美材乃命經營修治惟恐或後不數月孔子有殿師生有舍庖廪有次百爾器備無不完好天下郡邑之學未有過於此者嗟乎公之所以惓惓是學豈徒鋪張彌文以為太平盛觀計哉自古聖帝明王之治天下未有無其地者堯之興以唐舜之興以歷山而成湯以亳周文武以岐豳其間賢聖之臣出而輔成一代之治若臯夔稷契伊

傳周召又皆北方之學者虞亳豳岐之所產未聞其為荆揚南服之人出於避僻要荒之地也豈徒堯舜三代為然雖漢高之蕭曹光武之馬鄧亦莫不同產於豊沛南陽之閒蓋光岳氣完豪傑並出有一代之君有一代之臣故耳我聖祖篤生鳳陽誕膺天命聖子神孫相繼萬世其帝王之業可以比隆堯舜三代而下視漢唐奚翅百倍其地可謂至靈其所產可謂亘萬古而一見當時之臣攀龍鱗附鳳翼以武功定天下者既已雲蒸霧

起無愧古人況夫學校庠序之彦俊出而輔翼聖子神孫以成一代之盛治者豈無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人哉故公之意曰天之所産者質人之所養者學有聖賢之質未有不學而成者是邦之人材欲有以養成其學以為國家用果誰之責乎故於學校之修無不用其極者公任其責也公於天下國家之大計至矣公於是邦之人才厚矣是邦之人苟曰吾之學文藝而已科舉而已聖賢之臣豈予所可學哉於乎功利刑名其視都俞

吁咈之氣象何如學為干祿其視精一執中之奥旨何如孟子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是邦之豪傑既皆産於精英之氣有聖賢之質固當知所自奮以求無愧古人而况有公以為之興起也哉其間名世之臣他日有為稷契為臯陶為伊傅周召以成我聖天子堯舜之治者又未可以為非公之力也學成掌教事某乃命諸生王卿諳定山求予為記予與公同丙戌進士然同年之中為良二千石有能為我國家作養人才如此得無

一言以為吾道賀哉且予與是邦之學者同為南畿之人皆有不可辭者遂書之使刻於石

工部主事夏公育才儀真德政碑記

尚書工部都水主事夏公育才治儀真之明年予訪醫至儀真之人相與稱公者不置口耕者曰吾得夏公以食商者曰吾得夏公以利士者曰吾得夏公以勸役者曰吾得夏公以佚往來京師者曰吾得夏公以不病於行諸父老謂公有德儀真詣予求一言以垂公於不朽

公之言曰是可以告夫杜預羊叔子者予何足以知此哉天下事何往而不浮雲也予於儀真聞東關以急五坦祠文丞相苗再成姜才以勵忠節石五坦衢以利商賈屋螺螄橋以抑權勢以厚農畝凡去蠹興利以不敢棄夫民者盡吾職耳然獨不知程子所謂堯舜事業者乎夫堯舜何事業也程子且曰一點浮雲過目以予於儀真遽曰有德而欲以垂於不朽則凡視夫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與夫所謂黎民於變時雍者其將

何以待之雖舉天下石不足以盡其大書特書者矣歐陽子以杜預沉碑襄陽謂預知陵谷有時變遷而不知石亦有時磨滅天下古今以為極論然亦豈知事業之出於我者舉皆浮雲也哉諸父老之愛我過也嗟夫浮雲一語自孔孟後千數百年誰復能道程子拈出他固夢中語耳公亦何自而得哉自非脫灑通透流動於鳶魚滅沒天幾於烟影者豈易及此非具隻眼自得於驪黄牝牡之外者豈易知此公之學當有所見而於所謂

浴沂之妙吟風弄月之真必有以瞠乎其後矣不然將以儀真之人其在我者必川視而岳睹而堯舜事業況可以浮雲者哉孟子謂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二程子後不可謂無人也爾諸父老惡可以易夫公哉堯舜事業果浮雲也而羲畫禹疇亦浮雲也典墳丘索亦浮雲也國風雅頌亦浮雲也春秋筆削亦浮雲也百家子史亦浮雲也區區文字曾不足以視土苴而反欲托之以求公心畫以垂公不朽此墮淚擬峴汲汲後世

者之駭也豈公志哉予不敢爲是嘵嘵以累公也諸父老憮然而退曰有是又明年公以瓜期得代儀真之人相與挽留遮道借寇一年公以例不可徑去蓋以是亦浮雲者諸父老復詣予定山請益力嗟乎有所固者無所鳶魚也予敢爲是固哉遂次第公語與之諸父老當自得公於事功文字外可也不然而果欲托是以垂不朽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夫復何恠

大梁書院記

大梁書院者集天下書以資學者遊學之處也嗟乎書不一也有吾心之書有紙上之書吾心之書者吾心之神也吾心之道也而紙上之書者不然不吾心之書而吾心之書著之於言語也不吾心之道而吾心之道托之於文字也書果何集乎吾心之書乎紙上之書乎吾心之書無形也無見也無見而無所見則真見也紙上之書有形也有見也有見而有所見則無見也書之所集雖三尺童子必皆知有以集矣而人復有曰紙上之

書何書耶六經四書書已子史百家書已子史百家不足言也而文至於四書書至於六經而亦不可集乎嗟乎聖人貴無言而不貴有言有言則不以心契不以心傳而言徒言矣如六經莫大於易而易言陰陽也方其無言也易具於心渾然而無破及其有言則孰為陰孰為陽而陰陽之授受皆得之紙上而易始散矣易非散也紙上而易者散也四書莫精於中庸中庸言性道教也方其無言也中庸具於心噩然而無名及其有言則

孰為性孰為道孰為教而性道教授受皆得之口耳而中庸始亂矣中庸非亂也口耳而中庸者亂也至於詩書禮樂春秋論孟無不皆然故善觀六經者不觀六經而觀吾心之六經善觀四書者不觀四書而觀吾心之四書果何書哉不楮墨而文也不文字而見也不誦讀講說而明也秦火雖烈而不可以焚漢儒雖陋而不可以鑿也不河圖不洛書而九疇八卦自形也不詩不禮而温柔敦厚之妙自著也品節防範之等自嚴也不春

秋而華衮鈇鉞之賞罰自當也極之而天地位推之而萬物育幽之而鬼神感微之而神化妙也克之為堯舜為孔孟為周程為張朱也用之為百姓安為禮樂和為人心正為異端息為臣不敢以僭君為四夷不敢以輕中國也吾心之書至於如此此豈索之於玄冥求之於罔象哉此以心授而彼以心領也此以心得而彼以心見也郢人之運斤九方皐之相馬得之心而應之手也取乎內而忘乎外也神交默契於不言而圓融渾合於真

靜也悟則真悟見則真見知則真知也一理融而萬理融一境徹而萬境徹也書不於是而集哉集之何如集之以主靜集之以居敬集之以窮理而已矣蓋心非靜則無所歛主乎靜者歛此心而不放也心非敬則無所持居乎敬者持此心而不亂也理非窮則無所考窮乎理者考此心而不失也往年陳白沙先生過予定山論及心學予以是質之先生不以予言為繆亦不以予言為是而謂予曰此吾緝熙之在清湖者之所得也而子

亦有是哉蓋先生之學在是予竊其緒餘而衆之無有得也世之好事以詆陳爲禪者見夫無言之説予與先生之論如此必以爲禪夫禪之所謂無者無而無然無極而太極靜無而動有者吾儒亦不能無無也但吾之所謂無者未嘗不有而不離於有禪之所謂無者未嘗有有而實滯於無禪與吾相似而實不同矣嗟夫天下之人豈無眞與僞哉天下之事豈無是與非哉有以辨之耳然茍不知夫周行之大者惡知曲徑之爲小不知

吾儒之真者安知他道之有偽遊學於是者其亦以予言為禪否哉是役也始於憲副劉公欽謨中於僉憲吳公伯通成於開封守張公九雲而維持上下則都憲李公也既成提學僉憲石公宗海謂不可無記於是張公九雲謀之僉憲傅公商佐以請於予予與商佐九雲為同年宗海為同里為同學而又為同年皆予友也予所敬慕而請益者也敢盡所衷以復亦未知其是與否也諸公將亦教乎我哉

竹雪軒記

予在定山種竹天峰閣左右各千餘竿每大雪竹益蒼翠清映窓牖予坐其閒觴咏嘯傲無不相對意甚適也雖窓草不除花柳前川不過是矣夫窓草不除春意也前川花柳亦春意也雪竹何春意哉夫春意不過以道言耳道無不在使其果以道何春何夏何冬何春草何花柳又何雪竹一大渾淪者散在萬物散在萬物者俱可打成一片而衆人則不知也窓草自窓草矣而與花

柳無干花柳自花柳矣而與雪竹不與鳴呼氷亦水也火亦燈也吾之親亦吾父也苟不知是而徒捉以趾徒飲以鼻而徒向夫天者指鴈以為吾羮豈道也哉故予於是未嘗不以雪竹為庭草而又未嘗不以庭草為花柳矣萬紫千紅總是一般溪聲山色無非至道人豈盡知之哉予至真州每下總戎蔣公之榻而公之軒名竹雪者適與予同蓋無意於同而自同也公豈非天資之所到哉予以是告公公其勉之而尚無以天資自恃也

東洲記

衡東南名山古今多異人出入乎其間石翁陳先生約某將於此焉居之衡山之陽有王君良卿者顧有以主我良卿世有勲閥師閫元器若不屑於世尚予固聳然異之其郊居有曰東洲先阡神山也慫妙賞於予一言夫以飲其水不唾其井遊其山不唾其地古人之心抑何心哉某雖未登東洲而觀其勝以衡嶽之神靈可以信其羅列者東洲也以古今之多才可以信其嗣末者

良卿也顧安敢有愛於一言而以謙讓為事乎嘗聞之太史公曰海上有神山曰瀛洲諸仙聖及不老不死之藥皆在焉蓋嘗有至者翁與某跡不載吏籍槁項黄髮吸風飲露神形相忘虛實相通死生相無雖四荒四海四極何往而不暇况居枕席之間者而良卿將於我乎與乎孔子乗桴浮海豈將友諸仙聖而求不老不死是未可知也翁主良卿有日矣當與良卿徙倚於東洲徜徉於祝融諸峰之顛尋孔子之所以不老不死者相與

於無窮不特為東南流勝事而已良卿知之哉故先為之記

雲卧軒記

雲卧者在理為静為翕聚者也庖丁解牛者也其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之時者也所止之地者誰乎古罔有叟名章白沙先生里中同姓叟也先生嘗宿叟家而題其壁曰雲卧然自其不變者而觀之

孔子之曲肱孟子之隱几者皆是也自其變者而觀之則黄帝之華胥莊生之為蝶者歘然而變化不測者神龍也若夫犬豕則逐於形氣矣棚頭傀儡其悲也人啼其喜也人舞遠以或其遠寘以或其寘經營焉以世為事者也偃息如此寘然如彼遠而近寘而真不有於我不有於人不有於世不有於身斯可以語此矣叟自名軒得先生而名也遣其子紹裘請予記之夫先生生於中州之濵處於東海之上漠然與世無聞兀然不屈於

里巷之外者幾年於此而信宿叟我叟何如人也予能無言也乎

遊衡山記

予往年嘗遊南嶽自與心約遍七十二峰每峰一日七十二峰不遍每峰不一日不還時總憲東吳沈公奉詔禱南嶽適相值總憲石翁舅也翁言寄老南嶽約與予俱總憲慨然願為東道主總憲促予還舟聚語予告七十二峰不遍每峰不一日不還總憲曰觸熱生病根胡

乃爾不得已而東下弘治丁巳六月也既而石翁以老病卒不來今庚申十一月予還自白沙至臨蒸南望諸峰䰟爽飛馳不傍身矣於時分治藩府豫章涂公憲府信陽馮公永豐鄭公許躋攀俱皆曰使前後絶呵呼之具而登臨同一羽之輕乎佩冕有絲竿之樂而箕潁混巖廊之風乎往來見生化之機而榮悴有同其舒卷者乎往此同襟神孚其契適馮公以足疾不果携予者兩公也自是月之晦日禮神嶽祠祠南左為雲開堂涂公

居之也右為雲霽堂鄭公居之雲開左為光嶽道院予棲焉各更衣會天宇新霽人人自覺神形快健遊東北觀水簾洞止壽寧宫半江曰此境絶世何殊桃源世短心長吾不能明目極心醉而去半江涂公别號也由西南歴諸峰即上封氷雪凝樹風撼樹如甲馬聲氷片墮落葉下大石取而飡之予曰無乃氷齒寒乎大石曰此所以歴吾腸胃也予兩肩背已起粟大石即解綿袷衣二襲曰借子也鄭公别號大石也上祝融峰下飛仙橋

大石若展羊裘下上鳴軒半江曰登高臨深吾亦不能還止上封上封南十里許為比和洞有王野人業箍桶者大石使召來葉黃鬚髮單弊紵衣問之已獨居洞三十年又問汝何為者見何境界耶曰非釋非老不知為善惡何境界見也大石將贈米帛曰夜牀鞋脚公等知予長揖而去清晨踏霜管覲初日上扶桑臺風冷冷四至兩耳若著針鍼衡山史典史郝驛丞進巵酒金醴之酸不可醮焉者也西行奪篁竹由雞鳴巖烏祖庵庵中

有詩大石示從遊諸生詩庵西天柱峰有僧巖居食生菜百結衣如粟穗見人即膜拜默默而已南行數里兩公肩輿如飈輪予不可追獨觀南臺故址嘆曰此非僧守澄之蓬廬乎南臺之南有紫虛閣諸道士悉不省識靈源勝跡曾幾何時寥寥無聞見使復有子厲輩醉臥其間又復誰識之耶為之一長嘯望中青衣童子十餘人馳報兩公少憩文定西廟候行禮是夕各止行為十二月之四日也諸所過兩公輒留題予則和之而詩於

山中相樂也不復磨崖題名厭近名也故凡峰巒崖洞大小奇怪高下之勝紀載於先民者悉略之云

南楚貞遊記

轍迹遍天下憂道之不行憂人生之不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孔孟之遊也轍迹遍天下以一已之貧困為心以諸侯相攻伐為務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儀秦之遊也茫乎忽乎乗雲御風與世漠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莊周列禦寇之遊也予遊白沙還藩府凃公憲府鄭公撫

治湖南邂逅臨蒸謂予曰歳聿云莫境土無虞古人謂

士夫去故里舍丘壠馳驅宦途宣力之餘亦欲取樂人之情也於是歴衡嶽諸峰與日相競得日六焉下潭州登嶽麓書院禮朱張像讀壁間石刻古今詩文前憲副四明楊公使圖畫者也又讀西涯閣老重修書院記山水人文實相資重古今然也西循曲徑奪菅蒯篁竹入嶽麓招提殘僧敗屋鐘磬無聲爐無妙香燈無紫焰鄭公曰是何祠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乎招提占幽勝而

書院得偏狹此以易此彼以易彼正將勝邪其有自乎
下洞庭謁黄陵廟佩蘚帷塵亦已久矣廟祝曰前年水
涌廟傾而韓碑巋然土聚壓之今移右階下露竖而已
下巴陵將艤舟君山舟師謂泥淖不勝鶴鸛爪力夏秋
之交湖波深大清一武可即岸予乃烹雞温酒調東坡
骨董羮執兩公望君山以償兹興而予不開壺矢百發
百輸醉頽几上兩公輕步而去予泯然不知也明日兩
公笑曰赤壁近矣昔東坡以黄州赤鼻為赤壁而賦之

赤壁故址與烏林相望登危撫景賦其時予舟師又以水涸不可即舟告遂乘風東下抵魚山兩公謂必訪草茅山中明日凍雨半雪優游而來殊不作意拜家慈於堂上始兩公來也兄茂卿迎之途中及歸也予中途送止而兄送江滸焉茲遊也始仲冬迄歲暮前後各有詩幾所謂味貞天遊而忘年與予僭題曰南楚貞遊夫以茲遊豈敢模擬古先而僞遊哉各取適意誌

定山集卷八